◎书人书事

我开旧书店的日子



本文作者在自己的旧书店中。(图片由本人提供)

□陈洪涛

刚上班那阵子,空闲时间大把大把的,常常觉得无聊,想来想去,决定开一个旧书店。

街坊中有老两口,听了我的想法后很热情,"哗哗啦啦"三两下便把一间临街的、堆放花生瓜子的空房间清理干净了。当天下午,当几袋旧书一码在墙角,便吸引不少学生前来淘书,很快,20多块钱到手了! 20块钱现在虽然微不足道,对于当时工资只有100多元的我来说,相当可观了。

星期天我就去废品收购站淘书。周边、县城, 甚至漯河的废品收购站都少不了我的足迹。我在大 山般的故纸堆中寻觅,在成袋的旧书中挑拣,找些 能用的,比如学生的复习资料、文学书籍,或者一 些工具书,论斤买回,到了店里就待价而沽了。当落日的余晖撒在马路上,或者皓月当空的夜里,我 驮着半袋书凯旋。这对一些人来说,也许是最不起 眼的买卖,然而对于我来说却挺有意思的:每次回 来,我就慢慢整理这些书,订一下,或者粘个皮, 更有趣的是发现好书时,自己先睹为快。

我生活的这个小镇虽然不甚繁华, 但也古朴隽 当小人书、泛黄的名著, 甚至稍微破损的名人 字画,一册册、一本本展现在我的小店时,吸引不 少大人孩子光顾。这小小的旧书店成了人们的休闲 场所。一个个子高高的男人,脸上有块胎记,他把 店里几幅字画买去了。后来我才知道, 他是个书法 家。"文革"时期泛黄的全年合订本《赤脚医生》, 被一个老中医淘走了。后来我们成了忘年交,我经常去他那儿,问些关于身体和养生的知识。还有一 对卖豆腐脑的夫妻,轮流出摊卖"老鳖靠河沿"馍 的兄弟俩,一位腿脚不太灵便的退休老工人,他们 都经常来我的小店淘书,时间长了,我们也熟识 了。由于旧书店临街,又处在十字路口,所以书店 门口是卖小吃的热闹地方。每月逢三的干会上,做 生意的早早来占了摊,天黑时就点着火,炉里"噼 噼啪啪",冒起高高的火头,给这条小街巷增添几分 田园风情。日头一竿子高时, 小街上便人山人海 了。老人牵着小孩来吃一盘爽口的凉粉,或者喝碗 豆腐脑,孩子就在这书店里翻些画书看,走时依依 不舍, 哭叫着要买几本。

如今,我开旧书店的往事已过去将近20年光景。我从一个刚涉世的青年进入中年,早已适应了朝九晚五的平静生活。可是每每看到市井中躲在绿荫下的旧书摊,我会禁不住停下来端详一阵,闻着这些泛黄书本散发的书香,陶醉之中,我竟又生出了把留下的几包旧书摆出来卖的欲望!



爱情何处安放

□布衣女子

合上这本《我们的爱情无处安放》,心里感触很深。

本书讲述了三个"80后"女性杜敏、陶燕、蒋薇的爱情故事,提出了一个非常现实而又值得深思的问题:结婚到底是为了爱情,还是仅仅因为到了结婚的年龄而凑合?三位女性是我国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后的第一批独生子女,三个要好的闺蜜,三种爱情婚姻,三种人生。作者把关注的目光投向"80后"白领女性的成长经历、生活状态、情感世界,以及她们在理想和现实中的心路历程。

杜敏,一个有小资情调的浪漫女子,为了完美的爱情,一直在寻寻觅觅,一不小心蹉跎到了30岁。方诚实,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凤凰剩男,他们在现实里相遇,最终为婚而婚,凑合到了一起。他们之间本来就没有多少爱情基础,加上城乡文化冲突、价值观冲突,还有面包、房子等问题,婚后争吵不断。偏偏这时候杜敏怀孕了。缺乏安全感的杜敏想打掉孩子,先当房奴,在这个城市扎下根再开花结果;而重视传宗接代的方诚实则坚持要保全孩子,两人的博弈再度拉开序幕。孩子意外流产,方诚实失业,靠打麻将麻醉自己,又意外出轨,被杜敏发现,矛盾再度爆发……最终两人心平气和地离婚了。

陶燕,一个敢爱敢恨、乐观自信的女孩子。毕业后,她大学时的男友选择了董事长的女儿,抛弃了已经怀孕的陶燕。陶燕一度不愿意再相信爱情,只想做一个自己挣面包吃的女强人,30岁了依然孑然一身。还好,兜兜转转,她遇到了顾朝阳,一个阳光担当的IT男,最终为她抚平了所有伤痕。

蒋薇本来应该是三人中最幸福的一个,她在合适的年龄走进婚姻,女儿乖巧,公婆体贴,老公有能力,相夫教子,岁月静好,现世安稳。可平静生活背后却潜藏着巨大危机,蒋薇老公事业有成却心



胸狭隘,一直想要个儿子来子承父业,对女儿小豆不甚上心。蒋薇侍奉公婆、教养女儿,最后却发现老公背着她在别处包二奶,已经生下了一个3岁的私生儿子。她万念俱灰甚至想选择投海轻生,最终经过一番挣扎,选择了勇敢面对——面对老公的挽留和道歉,她执意选择了离婚。

小说反映了"80后"大龄剩男剩女所面对的生活压力和内心世界,揭示了当今剩男剩女"为婚而婚"的婚姻中所潜藏的一系列危机,也重新诠释了"门当户对"这个话题背后蕴藏的不仅仅是经济问题,更是不同的成长背景、家庭背景所带来的现实分歧。这些分歧绝不仅仅包括生活习惯、交际圈、消费观、生活观的差异,更有对家庭责任的理解、对理想婚姻的理解,甚至是人生追求的巨大差异。

婚姻的本质是两个不同的人,要在一起过同一种生活。两个人不同的习惯、性格、观念,都会成为日后烦恼的来源,而"同一种生活",会在这些"不同"的冲突中逐渐变形,最后,谁都不会拥有自己的理想婚姻,却都变成了怨男怨女。因此,在结婚前,我们至少应该了解以下几个问题:先问问对方,你理想的婚姻是什么样子?我们和理想婚姻有多大的差距?差距到了什么程度?是可以调整,还是相差太远、不能兼容?

只有尊重婚姻,尊重自己的内心,才能收获真 正的幸福。愿身边的每个人都找到一个稳妥的平衡 点来安放我们的爱情。



好大一棵树

—读李渔《梧桐》有感

□孙幸福

李渔,字笠翁,明朝末年生于浙江兰溪一豪门巨商之家,从小极富才华。他既没有经商继承家业,也未能中举人仕,而是风流不羁。后来,家道败落,他先后移居杭州、南京等地,靠卖文度日,后来组织了一个家庭戏班,自编自导自演,走遍半个中国,剑走偏锋的他成为清代著名的戏曲理论家和剧作家。

李渔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,见多识广,颇具真知灼见,著有《闲情偶寄》一书,书中除了饮食、营造、园林等方面的内容外,还有辞典和演习两部分,是他毕生戏曲艺术经验的总结;后人将这两部分另辑成《李笠翁曲话》一书,在中国戏曲史上有重要地位。李渔也写小说,如《回文锦》《十二楼》等,多写才子佳人,价值不大。但他曾写过仅有280字的《梧桐》一文,语言浅显流畅,风格清新活泼,值得一读。

有一棵高大的梧桐树,站在原野,世人看惯了,不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地方。李渔认为,一棵大树就是一部编年史,都有长处,无非是不被人察觉罢了,且听他说说理由。

李渔在童年的时候种下了这棵梧桐树,他小的时候树也小,树大的时候他亦大,看到树就像看到自己,他认为这就是《易经》里说的"观我生进退",也就是说观察生活总要从各种变化着眼。

李渔稍大后在梧桐树上刻诗纪年,每过一年,就刻诗一首。可惜这些诗毁于兵火之灾,未能做到有始有终。不过,即使过了几十年,他仍然清楚地记得15岁那年刻在树皮上的诗:"小时种梧桐,树叶小于艾。簪头刻小诗,字瘦皮不坏。刹那三五年,桐大字亦大。桐字已如许,人大复何怪。还将感叹词,刻向前诗外。新字日相催,旧字不相待。顾此新旧痕,而为忽悠戒。"李渔看到梧桐树上自己小时候刻的字已经很大了,悟出人也长大变老又有什么奇怪呢?而看到树皮上历年的新刻旧痕,则警示自己:怎么能整日游荡、虚度光阴呢?

这首几十年前的诗李渔仍然记得,正是因为又见到了这棵梧桐;而见到树上的陈年旧痕,又使他联想到人生易老、需要警戒的道理。无疑,他受益于这棵梧桐树,所以得出一棵树就是一部编年史的说法。

《梧桐》这篇短文,通过梧桐树"有节可纪"这种世人熟视无睹的现象,提升到它存在的"编年史"的意义,进而引申出以树为师的道理,提醒人们应该珍惜时光,不虚度年华。全文构思巧妙,不愧是短小精干的好文章。

实际上,我们确实应该以树为师,因为树在许多方面都值得人们学习。

树扎根大地,拥抱母亲。不仅新栽的小树急于生根,就是高耸人云的参天大树,也要把自己的根基融人大地母亲的怀抱,绕过障碍,不屈不挠,义无反顾地向最下层扎下身去,汲取养分,求存图强。

树顺天应时,紧随四季。无论是幼苗青枝,或是老树著花,都与时偕行,不留遗憾。春吐绿,夏成荫,秋结实,冬落叶,从不回忆逝去的季节,只向往充满希望的明天。

树需求甚少,奉献很多。它只要一块立足之地,无论是山区,还是平原,即使是一棵在悬崖峭壁上艰难扎根的孤松,也不计较地点,不讲究条件,笑迎风霜雪雨,快快乐乐生长。而且,只要人类需要,树就毫无保留地献出身躯:或铺成轨木,或用作栋梁,或雕为家具,或打成木浆,即使扔进炉膛粉身碎骨,也能发出热和光。弄通了这些,或许就是我们读《梧桐》的收获。

写到这里,不禁有了奇想:若有下辈子,我能成为一棵为人遮荫的大树吗?